

徐兆仁 主编

中国文韬武略名著

集谋略精华之大成

中国谋略宝鉴

第十二卷



选择中国最佳文韬武略名著

吸收古今名家注疏成果心得



管子 晏子春秋

孙子兵法 鬼谷子

战国策 荀子 韩非子 颜氏家训

贞观政要 呻吟语 菜根谭……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集谋略精华之大成

中国文韬武略名著

徐兆仁 主编



医药学院 610 2 07029138



中国谋略宝鉴

第十二卷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朝邯鄲，抱葛、薛、阴、成以为赵养邑^④，而赵无为王有也^⑤。王能又封其子河阳、姑密乎^⑥？臣为王不取也。”魏王乃止。

【注释】①奉阳君：即李兑，见《秦策》三第十章注。②魏王：指魏昭王，其子：指李兑之子。③济：渡过。漳：漳河。④抱：奉献。葛、薛、阴、成：又断“葛薛、阴成”，见《赵策》四第二章注。养邑：供养的城邑。郭人民本：“以其地之赋税收入为奉养。”⑤而赵无为王有也：（魏王曾以地为赵王养邑）可是赵王却无地为王所取”有：《广雅·释诂》—“取也”。⑥河阳姑密：见《赵策》四第二章注。

【译文】赵国的奉阳君同魏国缔结盟约。魏王将要封赏奉阳君的儿子。有人对魏王说：“大王曾经亲自渡过漳河，到邯鄲去拜见赵王，奉献上葛薛、阴成作为赵国的供养之邑，可是赵王却没有地为大王所取，大王能再把河阳、姑密封赏给奉阳君的儿子吗？我以为大王的做法不可取。”魏王这才停止封赏。

秦使赵攻魏

秦使赵攻魏，魏谓赵王曰^①：“攻魏者，亡赵之始也。昔者，晋人欲亡虞而伐虢^②，伐虢者，亡虞之始也。故荀息以马与璧假道于虞^③，官之奇谏而不听^④，卒假晋道。晋人伐虢，反而取虞。故《春秋》书之，以罪虞公。今国莫强于赵，而并齐、秦^⑤，王贤而有声者相之，所以为腹心之疾者，赵也。魏者，赵之虢也。赵者，魏之虞也。听秦而攻魏者，虞之为也。愿王之熟计之也。”

【注释】①赵王：指惠文王。②虞、虢：见《秦策》一第十一章注。③荀息：晋国大夫。假：借。④官之奇：虞国大夫。⑤而：此处与“能”同，古声相近，故义也相通。

【译文】秦国让赵国去攻打魏国，魏国派人对赵王说：“攻打魏国，就是灭亡赵国的开始。昔日，晋国人想要灭亡虞国而去攻伐虢国，攻伐虢国就是灭亡虞国的开始，因此荀息用宝马与璧玉，向虞国借道，对官之奇的劝谏虞国国君没有听从，最终借道给晋国。晋国人攻伐虢国，返回时又攻取了虞国。因此《春秋》记载此事，以为虞公是虞国的罪人。如今诸侯国中没有比赵国强大，能与齐、秦两国并驾齐驱的，大王贤明且有有声望的人前来辅佐，秦国引为心腹之患的，只有赵国。魏国就象是赵国的虢国。赵国就象是魏国虞国。听从秦国而进攻魏国，就与虞国借道的行为一

样了,希望大王仔细考虑此事。”

魏太子在楚

魏太子在楚^①。谓楼子于鄢陵曰^②：“公必且待齐、楚之合也，以救皮氏^③。今齐、楚之理必不合矣。彼翟子之所恶于国者^④，无公矣。其人皆欲合齐、秦外楚以轻公，公必谓齐王曰^⑤：‘魏之受兵，非秦实首伐之也，楚恶魏之事王也，故劝秦攻魏。’齐王故欲伐楚，而又怒其不已善也，必令魏以地听秦而为和。以张子之强^⑥，有秦、韩之重，齐王恶之，而魏王不敢据也^⑦。今以齐、秦之重，外楚以轻公，臣为公患之。钧之出地^⑧，以为和于秦也，岂若由楚乎？秦疾攻楚，楚还兵，魏王必惧，公因寄汾北以予秦而为和^⑨，合亲以孤齐。秦、楚重公，公必为相矣。臣意秦王与樗里疾之欲之也^⑩，臣请为公说之。”

【注释】 ①魏太子：指魏襄王的太子。 ②楼子：即楼鼻，魏国大臣。鄢陵：见《秦策》一第九章注。 ③皮氏：见《秦策》一第十章注。 ④翟子：即翟强，魏国相国。 ⑤齐王：指齐宣王。 ⑥张子：即张仪。 ⑦魏王：指魏襄王。 ⑧钧：同“均”。 ⑨汾北：汾水之北，指皮氏。 ⑩秦王：指秦昭王，樗里疾：见《西周策》第三章注。

【译文】魏国太子在楚国做人质。有人在鄢陵对楼鼻说：“先生一定在等待齐、楚两国联合后来解救皮氏。如今看齐、楚两国的情势一定不会联合了。那翟子在魏国最憎恨的人莫过于您了，他的人都想联合齐、秦两国而疏远楚国，以此来轻视先生，先生一定要对齐王说：‘魏国遭受兵祸并非秦国本意要攻伐，楚国憎恨魏国事奉大王，因此才劝说秦国去攻打魏国。’齐王因此想要攻伐楚国，并且恼怒楚国对自己不友善，一定会让魏国用土地来听从秦国以求和。凭着张仪的能力，拥有秦、韩两国的重要权力，只因齐王憎恶他，因而魏王就不敢接待他。如今翟子凭借齐、秦两国的强大势力，疏远楚国来轻视你，我替先生担忧。齐国与楚国割让土地用来与秦国讲和，难道会听凭楚国任意而为吗？秦国急着去攻打楚国，楚国调转枪口与秦合而攻魏，魏王一定会害怕，先生于是把皮氏交给秦国求和，同秦、楚合亲来孤立齐国。秦、楚两国重视先生，先生一定可做相国了。我推测秦王与樗里疾想要的就是这些，请让我为先生去说服他们。”

乃谓樗里子曰：“攻皮氏，此王之首事也，而不能拔，天下且以此轻秦。且有皮氏，于以攻韩、魏，利也。”樗里子曰：“吾已合魏矣，无所用之。”对曰：“臣愿以鄙心意公^①公无以为罪。有皮氏，国之大利也，而以与魏，公终自以为不能守也，故以与魏。今公之力有余守之，何故而弗有也？”樗里子曰：“奈何？”曰：“魏王之所恃者，齐、楚也；所用者，楼鼻、翟强也。今齐王谓魏王曰：‘欲讲攻于齐^②，王兵之辞也。’是弗救矣。楚王怒于魏之不用楼子，而使翟强为和也，怨颜已绝之矣^③。魏王之惧也见亡，翟强欲合齐、秦外楚，以轻楼鼻；楼鼻欲合秦楚外齐，以轻翟强。公不如按魏之和^④，使人谓楼子曰：‘子能以汾北与我乎？请合于楚外齐，以重公也，此吾事也。’楼子与楚王必疾矣。又谓翟子：‘子能以汾北与我乎？必合于齐，外于楚，以重公也。’翟强与齐王必疾矣。是公外得齐、楚以为用，内得楼鼻、翟强以为佐，何故不能有地于河东乎？”

【注释】 ①意：测度，估计。鲍本：“意，犹度。” ②讲攻：犹言构兵、交战。 ③怨颜已绝之：楚王怨魏，欲与之绝交，已经形于色了。 ④按：控制。

【译文】于是使者对樗里疾说：“攻打皮氏，这是大王头等大事，如果不能攻克，天下人将因此而轻视秦国。况且占领了皮氏，对于进攻韩国和魏国，是有利的。”樗里疾说：“我已经与魏国联合了，就不再攻打皮氏，攻取了也没用。”使者说：“我愿意用自己鄙俗的心理揣度一下先生，先生不要因此怪罪我。侵占皮氏，对秦国有很大的好处。以前把皮氏送还给魏国。是先生自以为不能守住它，所以把它还给魏国。如今先生有足够的力量守住它，为什么不占领呢？樗里疾说：“怎么办？”使者说：“魏王所依靠的，是齐、楚两国；所重用的，是楼鼻、翟强，如今齐王对魏王说：‘魏国想要和齐国交战，这是大王的士兵说的’。这说明齐国是不会救助魏国的了，楚王也会因为魏国不重楼子而恼怒并派翟强同秦国讲和。楚王怨恨魏国想与之绝交已经很明显了，魏王眼见亡国的趋势而害怕，翟强想要联合齐、秦两国而疏远楚国，以此来轻视楼鼻；楼鼻又要联合秦、楚两国而疏远齐国，以此来轻视翟强，先生不如停止与魏国讲和，派人对楼强说：‘您能把皮氏给我吗让秦国与楚国联合而疏远齐国，受先生受到重用，让我来办此

事，’楼强和楚王一定急于达成此事。再派人对翟强说：‘您能把皮氏给我吗？我一定让秦国与齐国联合，疏远楚国，使先生得到重用。’翟强和齐王一定急于达成此事，这样先生在外得到齐、楚两国可以任意作用，在内得到楼鼻、翟强作为辅佐，有什么原因不能在河东拥有土地呢？”

魏策四

献书秦王

（阙文）^①献书秦王曰：“臣窃闻大王之谋出事于梁^②，谋恐不出于计矣^③，愿大王之熟计之也。梁者，山东之要也^④，有蛇于此，击其尾，其首救；击其首，其尾救；击其中身，首尾皆救。今梁王，天下之中身也。秦攻梁者，是示天下要断山东之脊也^⑤，是山东首尾皆救中身之时也，山东见亡必恐，恐必大合，山东尚强，臣见秦之必大忧可立而待也，臣窃为大王计，不如南出。事于南方^⑥，其兵弱，天下必不能救^⑦，地可广大，国可富，兵可强，主可尊。王不闻汤之伐桀乎？试之弱密须氏以为武教^⑧，得密须氏而汤知服桀矣^⑨。今秦欲与山东为仇^⑩，不先以弱为武教，兵必大挫。国必大忧。”秦果南攻蓝田、鄢、郢^⑪。

【注释】 ①阙文：“阙”同“缺”，指在流传过程中脱漏了的文字，下同。 ②臣：姚本作“昔”，当从鲍本作“臣”。 ③谋：计划，计：计议，深思熟虑。这句话意为这个计划恐怕没有进行仔细的考虑。 ④要：古“腰”字。 ⑤要：同上。要断：从中间截断。 ⑥南方：南方之国，即楚国。 ⑦天下必不能救：姚本“必”下无“不”字据文意补。 ⑧密须氏：商时小国，姑(jī 吉)姓，在今甘肃灵台县西部。《史记·周本纪》：“西伯伐密须，商汤伐昆吾。”本句言商汤伐密须氏，当误。 ⑨知：姚本作“知”，从鲍本作“知”。 ⑩欲：姚本作“国”，亦通。 ⑪蓝田：见《秦策四·秦取楚汉中》注。鄢：见《秦策三·谓应侯曰君禽马服乎》注。郢：见《秦策一·张仪说秦王》注。

【译文】（脱漏文字）有人上书给秦王说：“我听说大王打算发兵进攻魏国，这个计划恐怕不是出于仔细考虑的结果，希望大王仔细考虑一下。魏国，好象是山东六国的腰部。就象有一条蛇在

这里,打它的尾部,它的头要回过来救助;打它的头部,它的尾巴要来救护;打它的中部,头部和尾巴都要来救。现在的魏王,就象是天下各诸侯的腰身。秦国进攻魏国,这个行动是要向天下表示要中间砍断山东六国的脊梁骨,这也就是山东六国‘首尾皆救中身的时刻。山东六国看到将要灭亡的结果,一定非常害怕,害怕之后必定会空前地联合在一起。山东六国的力量还很强大,这样臣下我预见秦国巨大的忧患马上就会到来。臣下私下替大王考虑,不如向南方发展。进攻南方的楚国。它的兵力弱,天下各国一定不会出兵救援。攻下楚国就能使大王您的土地增加,可以使国家富裕,使兵力加强,主上您的威望可以大提高。大王您没有听说过商汤讨伐夏桀的事情吗?先用去进攻弱小的密须氏作为尝试,来进行战斗训练,攻下了密须氏后,商汤也就知道如何使夏桀臣服了。如今秦国要与山东各国结仇,不先拿比较弱小的国家进行尝试,军队一定会受到很大的损失,国家也一定会招来巨大的忧患。”秦国果然向南进攻蓝田、鄢、郢等地。

八年谓魏王

八年^①, (阙文)谓魏王曰:“昔曹恃齐而轻晋^②, 齐伐釐、莒而晋人亡曹^③。缙恃齐以悍越^④, 齐和子乱而越人亡缙^⑤。郑恃魏以轻韩, 伐榆关而韩氏亡郑^⑥。原恃秦、翟以轻晋^⑦, 秦、翟年谷大凶而晋人亡原。中山恃齐、魏以轻赵、齐、魏伐楚而赵亡中山。此五国所以亡者, 皆其所恃也。非独此五国为然而已也, 天下亡国皆然矣。夫国之所以不可恃者多, 其变不可胜数也。或以政教不修, 上下不辑^⑧, 而不可恃者; 或有诸侯邻国之虞^⑨, 而不可恃者; 或以年谷不登^⑩, 穡积竭尽^⑪, 而不可恃者; 或化于利, 比于患。臣以此知国之不可必恃也。今王恃楚之强, 而信春申君之言, 以是质秦, 而久不可知。即春申君有变, 是王独受秦患也。即王有万乘之国, 而以一人之心为命也。臣以此为不完, 愿王之熟计之也。”

【注释】 ①六年:姚本作“八年”, 缪文远本; ‘八’或‘六’字之残损, 指秦始皇六(前241年)”从缪说。 ②曹:小国名, 姬姓文王之子振铎的封地, 在今山东定陶一带。 ③釐:即莱, 小国名, 姜姓, 在今山东黄县东南。 ④莒:见《西周策·官他谓周君》注。 ⑤晋人亡曹:晋侯消灭了曹国。事件

发生在僖公二十八年(前632年)晋侯伐曹,曹君出奔,晋侯分割曹地。曹国在公元胶487年被宋国消灭。④缙:即鄩,小国名,拟姓,在今山东峰县东。越:国名,又称于越,姒姓,相传始祖为夏代少康的庶子无余,都会稽(今浙江绍兴)。⑤和子:即齐太公田和,古“子”为尊称。越人亡缙:当指越人攻取曾国城邑。鄩国实为莒国所灭,《左传·襄公六年》:“莒人灭鄩,鄩恃赂也。”⑥榆关:地名,在今河南临汝县。⑦原:文王子封地,在今河南济源西北。⑧辑:聚集。⑨虞:欺诈。⑩登:庄稼成熟。⑪穡:通“蓄”。

【译文】秦始皇八年,(脱漏文字)有人对魏王说:“以前曹国仗着齐国的支持而轻视晋国,结果晋人乘齐国进攻莱、莒两国的机会攻破了曹国。鄩国仗着齐国的力量抗拒越国,结果越国乘齐国和了作乱的机会攻占了鄩国的城邑。郑国仗着魏国轻视韩国,在魏国进攻榆关的时候韩国消灭了郑国。原国依仗秦国·狄人(“翟”通“狄”)轻视晋国,晋人乘秦、狄二国发生灾荒之机消灭了原国。中山国依仗齐国、魏国轻视赵国,结果乘齐、魏两国进攻楚国之机,赵国消灭了中山国。上述五国之所以灭亡的原因,都是因为它们认为自己有所依靠。不仅仅这五个国家是这样,天下凡是破亡的国家都是这样,不能够依靠其他国家的原因很多,其中的变故不可尽数。有的因为政令教化没有修治好,上下不和,而不能去依靠它;有的因为邻国诸侯狡诈,而不能依靠;有的因为年成不好,庄稼不成熟,蓄积用尽而不能依靠;有的因为面对好处,利益而立场态度多变不能依靠;还有的因为自己已面临着祸患而同样不可依靠。臣下根据这些深知别的国家是不能依靠的,现在大王依仗楚国的强大,而相信春申君的话,因而去与秦国相对抗,久后结果不可预料,一旦春申君有了变故,这样就将由大王独自承担秦国的祸患了。虽然大王拥有万乘大国,却依赖一个人的想法唯命是听,臣下认为这样做是不完美的,希望大王认真仔细地考虑这件事情。”

魏王问张旄

魏王问张旄曰^①:“吾欲与秦攻韩,何如?”张旄对曰:“韩且坐而胥亡乎^②?且割而从天下乎?”王曰:“韩且割而从天下。”张旄曰:“韩怨魏乎?怨秦乎?”王曰:“怨魏。”张旄曰:“韩强秦乎?强

魏乎？”王曰：“强秦”。张旄曰：“韩且割而从其所强，与所不怨乎？且割而从其所不强，与其所怨乎？”王曰：“韩将割而从其所强，与其所不怨。”张旄曰：“攻韩之事，王自知矣。”

【注释】①魏王：魏安釐王。张旄：见《楚策二·楚王将出张子》注。

②胥：同“须”，等待。

【译文】魏王问张旄说：“我想跟秦国一起进攻韩国，您看怎么样？”张旄回答说：“韩国将会坐着等待灭亡呢？还是将要割让土地来顺从天下的诸侯呢？”魏王说：“韩国将会割让土地来顺从天下诸侯。”张旄又问魏王：“韩国会怨恨魏国呢？还是会怨恨秦国呢？”魏王说：“会怨恨魏国”。张旄又说：“韩国认为秦国强大呢？还是认为魏国强大？”魏王说：“认为秦国强大。”张旄说：“韩国将会割让土地服从它认为强大的国家联合它不怨恨的国家呢？还是割让土地服从它认为不强大的国家联合它怨恨的国家呢？”魏王说：“韩国将会割让土地服从它认为强大的国家，联合它不怨恨的国家。”张旄说：“进攻韩国的事情该怎么做君王您自己知道了。”

客谓司马食其

客谓司马食其曰^①：“虑以天下为可一者，是不知天下者也。欲独以魏支秦者，是又不知魏者。谓兹公不知此两者^②，又不知兹公者也。然而兹公为从，其说何也？从则兹公重，不从则兹公轻。兹公之处重也，不实为期^③。子何不疾及三国方坚也，自卖于秦^④，秦必受子。横者将图子以合于秦，是取子之资^⑤，而以资子之仇也。”

【注释】①司马食(yì 异)其(jī 基)：魏国大臣。②兹公：此人，兹同“此”。指合纵之人。③不实为期：不会切实地订立期约。④自卖于秦：自己背叛合约，以得到秦国的好处。⑤资：资本。此处指合纵之事，鲍本：“资：谓纵。食其所资者，纵也。”

【译文】有客人对司马食其说：“想把天下合而为一的人，是不了解天下大势的人。想单独以魏国去抗拒秦国的人，这又是不了解魏国情况的人。认为主张合纵之人不了解这两种情况的人，又是不了解主张合纵之人的人。但是合纵之人主张合纵，对他们做怎样的评价呢？实现了合纵，那么主张合纵的人地位就显得无

关紧要。合纵的人地位重要,就不会切实地订立期约。先生何不尽快趁三国正坚持进攻秦国之时,自己背弃合纵,从秦国那里获取好处,秦国一定会接受您。主张连横的人将会图谋您,去同秦国联合,这是拿您的资本去资助您的仇敌。”

魏秦伐楚

魏、秦伐楚^①,魏王不欲。楼缓谓魏王曰:“王不与秦攻楚,楚且与秦攻王,王不如令秦、楚战^②,王交制之也^③。”

【注释】 ①魏、秦伐楚:此即指周赧王十四年(前301年)秦与韩、魏共同伐楚之事。 ②令秦、楚战:使秦国、楚国交战。 ③交:犹言并,同时。

【译文】魏、秦两国一起讨伐楚国,魏王不想参战。楼缓对魏王说:“大王不跟秦国一起进攻楚国,楚国就将同秦国一起进攻大王。大王不如使秦国与楚国交战,大王您同时控制它们。”

穰侯攻大梁

穰侯攻大梁,入北宅^①,魏王且从^②。谓穰侯曰:“君攻楚,得宛、穰以广陶^③;攻齐,得刚、寿以广陶^④;攻魏^⑤,得许、鄢陵以广陶^⑥,秦王不问者,何也?以大梁未亡也。今日大梁亡,许、鄢陵必议^⑦,议则君必穷。为君计者,勿攻便。”

【注释】 ①北宅:见《魏策三·秦败魏于华走芒卯而围大梁》注。 ②从:顺服。 ③宛:见《西周策·薛公以齐为韩魏攻楚》注。 ④刚:地名,在今山东宁阳县。寿:地名,在今山东寿强县。 ⑤攻魏:二字姚本无,鲍本补。 ⑥许、鄢陵:并见《秦策四·顷襄王二十年》注。 ⑦许鄢陵必议:犹言私自占据许、鄢陵二地必遭非议。

【译文】秦穰侯进攻大梁,攻进了北宅。魏王将要顺服穰侯,对穰侯说:“您攻打楚国,得到宛,穰二地来使陶地扩大;攻打齐国,取得刚、寿二地也使陶地扩大;攻打魏国,取许、鄢陵二地又使陶地扩大;秦王一直不过问的原因是什么?这是因为大梁还没有被消灭。现在如果大梁被消灭了,您私占许、鄢陵二地的事一定遭到非议,你遭到非议就将一定会陷入困境。替您考虑的话,还是不攻打大梁对您好。”

白珪谓新城君

白珪谓新城君曰^①：“夜行者能无为奸，不能禁狗无吠己也。故臣能无议君于王^②，不能禁入议臣于君也。”

【注释】①白珪(guī 归)：又作“白圭”，或以为魏人，或以为周人，当时在秦为官。新城君：即半戎，楚人，秦昭王舅父，初封华阳，号华阳君。周赧王十六年（前299），秦攻取楚新城，又封新城，号新城君。②王：指秦昭王。

【译文】白对新城君说：“黑夜中行走的人能够不做奸邪之事，但不能禁止狗不对自叫。所以下臣能做到不对秦昭王议论您，但不能禁止别人对您议论我。”

秦攻韩之管

秦攻韩之管^①，魏王发兵救之，昭忌曰^②：“夫秦强国也，而韩、魏壤挈^③，不出攻则已，若出攻，非于韩也，必于魏也^④。今幸而于韩，此魏之福也，王若救之，夫解攻者，必韩之管也；致攻者，必魏之梁也。”魏王不听，曰：“若不因救韩，韩怨魏，西合于秦，秦、韩为一，则魏危。”

【注释】①管：韩国城邑，在今河南郑州市北。②昭忌：人名，疑为楚人，在魏为官。③壤挈：姚本作“壤梁”，金正炜本：“梁”，当作“梁”之讹。梁与挈通。”犹言土地接壤。④于：姚本无。鲍本：“‘必’下有‘于’字。”

【译文】秦国进攻韩国的管邑，魏王发兵救援。昭忌说：“秦国，是强大的国家，而韩、魏两国又跟秦国接壤，秦国不进攻便罢了，如果发动进攻，不是向韩国，就是向魏国进攻。现在幸运的是向韩国进攻了，这是魏国的福气，大王如果要救援韩国，解除进攻的一定是韩国的管邑；招致进攻的，就一定是魏国的大梁了。”魏王不听，说：“如果不趁此机会救援韩国，韩国就会怨恨魏国。转而向西与秦国联合，秦国、韩国联合为一体，那么魏国就危险了。”

秦果释管而攻魏，魏王大恐，谓昭忌曰：“不用子之计而祸至，为之奈何？”昭忌乃为之见秦王曰：“臣闻明主之听也，不以挟私为政，是参行也^①。愿大王无攻魏，听臣也。”秦王曰：“何也？”昭

忌曰：“山东之从，时合时离，何也^②？”秦王曰：“不识也。”曰：“天下之合也，以王之不必也^③；其离也，以王之必也。今攻韩之管，国危矣，未卒而移兵于梁，合天下之从，无精于此者矣。以为秦之求索，必不可支也。故为王计者，不如制赵^④。秦已制赵，则燕不敢不事秦，荆、齐不能独从。天下争敌于秦，则弱矣。”秦王乃止。

【注释】①参行：参考众人之说而行事，或曰，参考诸国而行事。

②何也：姚本“也”字下有“哉”字，鲍本无。③不必：犹言没有决定，指没有确定进攻目标。④制：姚本作“齐”，鲍本：“齐”作“制”。

【译文】秦国果然放弃管邑而进攻魏国。魏王非常恐惧，对昭忌说：“我没采用您的计划而导致大祸临头，该怎么办呢？”昭忌这才为这件事去拜见秦王说：“下臣听说贤明的君主处理政事，从不能带有私心，这就是要参考众人的意见而行事。希望大王不要进攻魏国，听从我的意见。”秦王说：“为什么？”昭忌说：“山东六国的合纵，时而联合，时而分离，这是为什么？”秦王说：“不清楚。”昭忌说：“天下诸侯联合，是因为大王进攻的目标还没有确定；它们分裂，是因为大王已确定了进攻目标。现在进攻韩国的管邑，韩国已经危险了，没有最后的结果又转而进攻魏国，使天下各国合纵，没有比这更精到的机会了，它们都会认为秦国的无止境的求索，自己一定无法承受。所以替大王考虑，不如先去制眼赵国。秦国如果已经制服了赵国，那么燕国就不敢不事奉秦国，剩下楚、齐两国就不能单独合纵。如果天下诸侯争着与秦国为敌，那么秦国就会衰弱了。”秦王这才停止进攻魏国。

秦赵构难而战

秦、赵构难而战。谓魏王曰：“不如收赵而构之秦^①。王不构赵，赵不以毁构矣^②；而构之秦，赵必复斗，必重魏，是并制秦、赵之事也。王欲焉而收齐、起攻荆，欲焉而收荆、赵攻齐，欲王之东长之待之也^③。”

【注释】①收：收聚，收拢。此处犹言团结。②赵不以毁构：赵国不能凭借损失惨重的军队与秦国交战。构，结怨，此处犹言交战。③欲王之东长之待之也：想要统治天下或做东方齐、楚纵约之长，都等您去做了。

【译文】秦、赵两国结怨发生了战争。有人对魏王说：“不如

团结赵国而与秦国交战。大王不团结赵国，赵国就不能凭借损失惨重的军队与秦国军队对阵。而魏国与秦国交战，赵国一定会重新参战，必定会重视魏国，这是同时控制秦国，赵国的大好时机，大王想拉拢齐、赵两国攻打楚国，想团结楚、赵两国攻打齐国，想统治整个天下或者东方的齐国，楚国的纵约之长，都有待于您去实现了。”

长平之役

长平之役^①，平都君说魏王曰^②：“王胡不为从？”魏王曰：“秦许吾以垣雍^③。”平都君曰：“臣以垣，雍为空割也。”魏王曰：“何谓也？”平都君曰：“秦、赵久相持于长平之下而无决，天下合于秦则无赵，合于赵则无秦，秦恐王之变也，故以垣雍饵王也。秦战胜赵，王敢责垣雍之割乎？王曰：‘不敢’。秦战不胜赵，王能令韩出垣雍之割乎？王曰：‘不能’。臣故曰，垣雍空割也。”魏王曰：“善”。

【注释】 ①长平：赵地名，见《秦策一·张仪说秦王》注。 ②魏王：魏安釐王。 ③垣雍：见《魏三·魏将与秦攻韩》注。原属魏地，此时已属韩国。

【译文】长平之战中，平都君劝魏王说：“大王为什么不进行合纵呢？”魏王说：“因为秦国已经答应把垣雍之地还给我。”平都君说：“下臣认为垣雍这块地方割还给您是一句容话。”魏王说：“为什么这样说？”平都君说：“秦、赵两国在长平长期相持不下而没有最后的胜负结果，天下诸侯如果同秦国联合就会使赵国灭亡，与赵国联合就能使秦国灭亡，秦国担心大王您改变主意，所众拿垣雍作为诱饵来引诱您，秦国与赵国交战如果秦国取胜了，大王您敢向秦王提出割让垣雍的要求吗？大王你肯定说‘不敢’。秦国如果不能战胜赵国，大王您能使韩国割还出垣雍给您吗？大王您也肯定说‘不能’。所以下臣说，垣雍的割让是空的，”魏王说：“说得好。”

楼梧约秦魏

楼梧约秦、魏^①，将令秦王遇于境^②。谓魏王曰^③：“遇而无相，

秦必置相^④。不听之，则交恶秦；听之，则后王之臣，将皆务事诸侯之能令于王之上者。且遇于秦而相有奏者^⑤，是无齐也^⑥，秦必轻王之强矣。有齐者不若相之^⑦，齐必喜，是以有齐者与秦遇^⑧，秦必重王矣。”

【注释】①楼梧：人名。一作“楼郢”，又作“楼梧”魏臣。②秦王：指秦武王。③魏王：指魏襄王。④秦必置相：秦王一定会替魏国设置一个相国。⑤而相有奏者：姚本作“而相奏者”，金正炜本：‘而相奏者’当作‘而相有奏者’，字误脱。”故从改。⑥是无齐也：这样将会失去齐国的同盟。⑦有齐者：指大臣中有为齐国所相信的人。⑧齐：姚本作“雍”，从鲍本。

【译文】楼梧替秦、魏两国约定，将使秦王在边境上与魏王会面。楼梧对魏王说：“您与秦王会面时如果没有相国，秦王一定会为您设置一个相国。您如果不听从秦王，那么与秦的关系会恶化；听从了他，那么以后您的大臣就将全都为诸侯服务，权势会在大王您之上。况且与秦王会面而由他任命为秦国信任的大臣做相国，这就将会失去齐国的同盟，秦国就一定轻视大王的强大。如果有齐国信任的大臣不如任命他任相国，齐国一定很高兴，因为有齐国信任的臣子担任相国参加与秦王的会面，秦王一定会重视大王的。”

芮宋欲绝秦赵之交

芮宋欲绝秦、赵之交^①，故令魏氏收秦太后之养地^②。秦王怒^③。芮宋谓秦王曰：“魏委国于王而王不受，故委国于赵也。李郝谓臣曰^④：‘子言无秦，而养秦太后以地，是欺我也。’故敝邑收之。”秦王怒，遂绝赵也。

【注释】①芮宋：魏臣。②秦太后：指秦宣太后。养地：魏国奉献给供养秦宣太后的土地。③秦王怒：姚本作：“秦王于秦”，从鲍本。

④李郝：赵臣。

【译文】芮宋想要使秦、赵两国断绝交往，所以让魏国收回了供养秦太后的土地。秦王为此大怒。芮宋对秦王说：“魏王把国家托付给大王但您不接受，所以就只好托付给赵国了。李郝对下臣我说：‘您说与秦国没有关系了，但又用土地供养秦太后，这是在欺骗我。’所以我们就收回了土地。”秦王大怒，于是就与赵国

断绝了交往。

为魏谓楚王

为魏谓楚王曰^①：“索攻魏于秦^②，秦必不听王矣，是智困于秦而交疏于魏也。楚、魏有怨，则秦重矣，故王不如顺天下遂伐齐，与魏更地^③，兵不伤，交不变，所欲必得矣。”

【注释】①楚王：指楚顷襄王。②索攻魏于秦：以进攻魏国来勒索秦国。③更：易，换，姚本作“便”，从缪文远说。

【译文】有人替魏国对楚王说：“用进攻魏国来勒索秦国，秦王一定不会答应您，这样就会对秦国难以施展计谋，同魏的关系疏远，楚国、魏国产生了怨仇，那么秦国的地位就突出出来了。所以大王不如顺应天下诸侯之心去讨伐齐国，与魏国交换土地，这样军队不受损失，两国交往不改变，而想要得到的一定会得到。”

管鼻之令翟强与秦事

管鼻之令翟强与秦事^①。谓魏王曰：“鼻之与强，犹晋人之与楚人也。晋人见楚人之急^②，带剑而缓之^③；楚人恶其缓而急之。今鼻之入秦之传舍^④，舍不足以舍之^⑤。强之入，无蔽于秦者^⑥。强，王贵臣也，而秦若此其甚，安可？”

【注释】①管鼻：疑即楼鼻。②急：急攻。③缓：缓军，延缓进军。④今：姚本作“令”，从鲍本，传舍：供来往行人居住的旅舍。⑤舍不足以舍之，后一“舍”用为动词，住宿。此言管鼻侍卫之多，传舍都住不下。⑥无蔽于秦者：在秦国没有替他遮掩的，指在秦国没有护卫他的。

【译文】管鼻使翟强与秦国议事。管鼻对魏王说：“我与翟强，就好象晋人与楚人的关系。晋人见楚人来急攻，带着剑但延缓进军；楚国人讨厌晋国人延缓进军的举动，而更加紧进攻。如今我住进秦国的传舍，传舍都不够我们住。翟强进入秦国，在秦国没有人护卫他。翟强是大王您显贵的大臣，而秦国对他这样过份，怎么能行呢？”

成阳君欲以韩魏听秦

成阳君欲以韩、魏听秦^①，魏王弗利^②。白圭谓魏王曰：“王不

如阴使人说成阳君回^③。‘君入秦，秦必留君而以多割于韩矣，韩不听，秦必留君而伐韩矣。故君不如安行求质于秦^④。’成阳君必不入秦，秦、韩不合^⑤，则王重矣。”

【注释】①成阳君：韩国封君。②魏王：指魏昭王。③使：姚本一作“侯”，一作“使”，鲍本作“使”，从鲍本。④君不如安行求质于秦：您不如慢慢地前去并向秦国索要人质。⑤秦、韩不合：姚本“不”字下行“敢”字，从鲍本。

【译文】成阳君想要使韩、魏两国听从秦国，魏王认为这对自己不利，白圭对魏王说：“大王不如在暗中派人劝成阳君说：‘您进入秦国，秦国一定羁留您而借此达到从韩国多割取土地的目的。韩国如不答应，秦国一定会扣留您并进攻韩国，所以您不如慢慢前去并向秦国索回人质，’成阳君一定不会进入秦国，秦、韩两国不能联合，那么大王您的地位就显得很重要了”

秦拔宁邑

秦拔宁邑^①，魏王令人谓秦王曰^②：“王归宁邑，吾请先天下构^③。”魏冉曰^④：“王无听。魏王见天下之不足恃也，故欲先构。夫之宁者，宜割二宁以求构；夫得宁者，安能归宁乎？”

【注释】①宁邑：见《赵策四·秦攻魏取宁邑》注。②魏王：当指魏安王。秦王：当指秦昭王。③构：讲和。④魏冉：秦相。姚本作“魏魏王”，从鲍本。

【译文】秦国攻下了宁邑，魏王派人对秦王说：“大王把宁邑还给魏国，我请求在天下其他诸侯国之前与秦国讲和。”魏冉对秦王说：“大王不要答应，魏王看到天下各诸侯国不能依赖了，所以才率先要求讲和。失去了宁邑的，应该再割让出两个宁邑大的城池来讲和；已经得到了宁邑的，怎么能把宁邑还回去呢？”

秦罢邯鄲

秦罢邯鄲^①，攻魏，取宁邑。吴庆恐魏王之构于秦也^②，谓魏王曰：“秦之攻王也，王知其故乎？天下皆曰王近也^③。王不近秦，秦之所去^④。皆曰王弱也。王不弱二周^⑤，秦人去邯鄲，过二周而攻王者，以王为易制也。王亦知弱之召攻乎？”

【注释】①秦罢邯郸：周赧王五十八年（前257年）秦攻邯郸不下，遂撤兵。②吴庆：魏臣。③近：接近，亲近，此言亲近秦国。④去：犹言去除，除掉。⑤不弱二周：不弱于二周，不比东周、西周弱。

【译文】秦国停止了对邯郸的进攻，又进攻魏国，攻取了魏国的宁邑。吴庆害怕魏王向秦王讲和，对魏王说：“秦国进攻大王，大王您知道其中的原因吗？天下诸侯都说大王您亲近秦国。其实大王您并不亲近秦国，正是秦国要除掉的对象。天下诸侯都说您力量弱小。其实大王的国力并不比东、西二周弱。秦人离开了邯郸，越过东、西二周而进攻大王的原因，是因为大王您容易被挟制。大王您也知道软弱会招致进攻的道理了吧？”

魏王欲攻邯郸

魏王欲攻邯郸^①，季梁闻之^②，中道而反，衣赭不申^③，头尘不去，往见王曰：“今者臣来，见人于大行^④，方北面而持其驾，告臣曰：‘我欲之楚。’臣曰：‘君之楚，将奚为北面？’曰：‘吾马良，臣曰：‘马虽良，此非楚之路也。’曰：‘吾用多^⑤。’臣曰：‘用虽多，此非楚之路也。’曰：‘吾御者善。’此数者愈善而离楚愈远耳。’今王动欲成霸主，举欲信于天下，恃王国之大，兵之精锐，而攻邯郸，以广地尊名，王之功愈数，而离王愈远耳，犹至楚而北行也。”

【注释】①魏王：指魏惠王，即梁惠王。②季梁：魏人。③赭：卷曲，即皱折。④大行：大路。⑤用：费用，路费。

【译文】魏王想要进攻邯郸，季梁听说这件事情，就从半路上返回，连衣服的皱折来不及抚平，头上的尘土也没有拂去，就前去拜见魏王曰：“今天下臣我来的时候，在大路上见了一个人，正朝北面赶着他的车，并告诉我说：‘我要到楚国去。’我说：‘你去楚国，为什么向北走？’他说：‘我的马好。’我告诉他：‘马虽然好，但这不是去往楚国的路。’他又说：‘我带的路费多。’我又对他说：‘路费虽然多，但这不是去楚国的路。’而他又对我说：‘我的车夫技术好，’我说：‘这几样越好，而离楚国就越远。’如今大王行动就是想成为天下的霸主，想得到天下的信任，所以仗着大王国家的强大，军队的精锐去进攻邯郸，以达到扩展土地，使名望尊贵。但大王的行动越多，就离成为霸主的目標越远，就象要去楚国但向北面走一样。”